

編後語

本期編定即將付印之時，突接冰心老人給本刊的專稿，真是意外的喜悅！與二十世紀同齡的冰心女士，講述她的祖父，屬於十九世紀的謝子修先生，近八十年前給她的十字箴言。這箴言現能在《二十一世紀》刊出，真讓人感到，即使歷史在劇變，道德追求和人生智慧還是可以代代傳續的。讓我們和讀者共享這可貴的十字箴言：知足知不足，有為有弗為。

八十年前，中國經辛亥革命而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馬勇、王輝雲、虞和平討論了那一時期的問題。我們今天為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法規建設苦思冥想，民國初年的歷史切不可忘記。陳方正縷析中國人不太熟悉的奧圖曼帝國現代化歷程，有助於拓寬我們反思中國近代史的視野。湯一介認為，在先秦、魏晉六朝和五四以降三個文化轉型期中，都存在激進、自由、保守三種思想路向，不能簡單地判斷它們的是非好壞。

今年是魯迅110周年誕辰，上一期汪暉評《鐵屋中的吶喊》，指出恢復魯迅人間形象的意義；本期繼有夏中義評《傳統與中國人》，揭示了魯迅研究中近代人文主義和現代世界文化的雙重價值取向。史蒂芬·梅奈介紹大器晚成的社會學家艾利亞斯的巨著《文明的過程》，生動可讀。作者預感這種文明過程理論有可能運用於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也可以說這是對中國學者的期待。

廖柏偉在短論中指出，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發展模式證明，現代化後進國家可以找到一條既「不需要掠奪別國，也不需要施行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李南雄以四十年來中國工業國家機構的特徵及管理運作方式為個案分析，指出經歷了50年代極權主義顛峰狀態及內部轉變，法團主義體制已經是中國政治的主流趨勢。我們熱切期望今後有更多這樣的以具體研究為基礎、又能概括宏觀趨勢的當代中國研究文章。

最後，我們要向本刊工作人員中最活潑惹人喜愛也最年青的小伙子陳進華君告別。一年來，他笑嘻嘻地打印了無數潦草稿件，克服了不知多少「最後一秒」改動版面的排字困難，——而且從不忘記在他的電腦鍵盤上留下引人發噱的小漫畫（請看他的自畫像）。這樣有才能而又不斷追求理想的青年人（下一站是神學院），是我們對中國信心的最佳說明。

